

## 我与恩师二三事

■ 潘永辉

我研究生毕业出来工作后,二零一二年三月,先生寄给我一本他编的讲学资料集《国学导读精要·周易本义》,在扉页写上:“潘永辉学弟存念”。我当时大为诧异,心有不安,我是先生一手一脚带起来的,先生怎么叫我学弟了?我怎么受得起!但我能体会先生的用心。先生当时正在深入系统地研究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,他对我长期以来在传统文化和心性学问方面的努力是认可和支持的。先生晚年的学术转型多少与我有些关联。我跟先生读研究生时,在课堂上有过一次“辩论”,为此搞得双方都有点“意外”。因为我的人生经历和特殊体验,我对传统心性学问尤其佛学很感兴趣。跟先生读研究生时,可能跟先生沟通不够,先生对我读研前几年的为学目标和心灵愿景并不了解,我也未必领会先生的治学思想,他当时认为西方哲学高于中国哲学,要我们先训练好思维架构和逻辑演绎能力,而我也从自己的经历和体验出发,谈了中国哲学的心灵归宿和安身立命意义。先生似乎有些被“激发”,此后带我们研究起了中国哲学,尤其重点阅读了牟宗三先生的哲学著作,后来又带我拜访了牟宗三先生的同族侄辈、宗教学大师牟钟鉴先生。先生的求知若渴、勤奋好学和爱生如子、因材施教,足见出先生人格的卓越。我是深怕先生因这次“辩论”而对我产生距离感的。而我当年,竟然没有意识到先生年龄已经超过六十五了,不懂得考虑更稳妥更轻松的表达方式,只是自顾自表达观点,还为对先生的一片诚意不被理解感到委屈,也足以见出自己还是一个“年轻人”。现在回想起来,忽然就对传统文化的“孝道”有了一些特别领悟:不同年龄段、不同人生经历的人,身心状况是不一样的,观点难免会不一样,会话沟通难免会出现不自觉的歧义或误解,在看法暂时不一致的情况下,晚辈后生对前辈师长主动保持孝敬之道,不因知见而影响感情,是调谐(社会)关系的伦理之妙。这一点当然不能绝对化,但传统孝道包含的先人的生活经验和处事智慧,确实值得重视。我也毫不讳言,就算近年,在某些非学术性、准学术性或学术与社会交织的过于复杂的问题上,我并不全部认可先生的观点,时代不一样,所发现的新材料不一样,人们的看法肯定是不一样的,甚至相反,但这也毫不妨碍我对先生的感恩和敬爱,以哲学言之,形而下的分别识也毫不妨碍形而上的大道

圆通。有一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做学术演讲,把亚里士多德的名句“我爱我师,我更爱真理”,改了一下变成“我爱真理,我也爱我师”,台下响起热烈掌声。可见大家心同此心,理同此理。

有好几年,因为我处境艰难,工作劳碌,生活失意,心情很是不佳,加上知道先生身边有不少其他得力弟子跟随、照顾,所以平时跟先生联系不多,只在过年过节时问候一声。可是转眼间三十多年过去,先生老了,我也上年纪了。现在先生又不在了,想再说话也不行了。汪涛跟我说:“你应该多跟劳老师联系。”是的,我后悔莫及。“人生过处唯存悔,知识增时只益疑。”这是王国维的名句,先生喜欢引用。先生逝世后,我也体会到了这句话的滋味。人生匆匆,我对先生的关心是不够的,虽然可以为自己找一个借口:先生身边有很多门生老友,而且不少是响当当的人物,我也不见得是先生的重要弟子,不需要我多出面关心。可是这不应成为理由。我体会很深的一点是:人在疲惫失意的时候,是不想跟“外界”多来往的,总想等自己“恢复元气”之后再再说其他。这种心态,加上自己“干世”之心日淡,也希望留出时间澄怀观空,因此跟很多师长朋友几乎失联了,也淡出了学术圈。生活疲惫失意,对搞学术是致命伤,但对磨砺心性、开启德慧来说未尝不是增上缘。在逆境苦境中显现出来的德性智慧,才是真功夫。在自己失意落寞的时候,该做的事情还是去做,该关心的人还是去关心,不以怨尤心态自责自怜,这才是成熟之人,才算是踏上“修道”初阶,趋向无我空境。

我在课堂上跟我的学生似真似假说过:“我对你们还是要严格要求,要不,下辈子如果我做你们的学生,你们水平这么差,把我也教得这么差,我怎么受得了。”这是“戏说”,却也是对宇宙人生很严肃的思考。唯有教学相长,才能保证每个有缘之人不至于相互拖累,沉沦堕落。我想,按佛教说法,如果有来世,师生之间生生世世互为师生,接续因缘,接续慧命,直至登上宇宙人生的“妙高峰顶”,那该多好。不知道先生现在在哪里,如果先生不愿意来人间了,可以在安息中长乐无忧。如果先生还愿意来人间,也总会遇上他今生的师友弟子的。先生去世前,我久久地握着先生的手掌轻抚着,是安慰,是通心,也可能包含着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希冀。(下)

## 春天里的卸防

■ 余光正

清晨七点半,在社工机构组织的精神分裂症家属春游活动中,我作为一名摄影志愿者加入了他们的队伍。这样一个普通的春游,却在短短一日让我深刻感受到他们所面对的特殊挑战与乐观坚守。

在社工与家属们的交谈里,我听到更多关于病情管理和情感压力的分享。患者需要药物维持状态,而家属则在看护的压力下,也需要一次精神上的“春游”。“我儿子最近挺好,能和人说话了。”一位父亲的话音刚落,他高瘦的儿子穿过人群溜达过来,他一直在人群里穿梭,偶尔打量我的摄像机,但不打算主动交流。父亲抓着儿子,其他两位母亲热情地与他打招呼,嘱咐他要乖乖吃药。这一幕,看似轻松,却承载了家属们深深的牵挂和期盼。

奇迹花园里,绚丽的花姿万千,我用手中的摄像机为家属们记录这一刻。“帮我和儿子拍张照片吧。”一位妈妈笑着对我说。我马上应允。镜头里的他们灿烂、热烈,与花园的景色融为一体。不过,亮丽色彩的背后,是那些藏在阴影里的负重与日复一日的挑战。有一位单独参加活动的阿姨,她的女儿因为病情过重,发病时难以控制

暴力行为,只能被留在家中——很难想象,眼前花丛间明亮的她,背后是一个如何无奈、失序,甚至充满暴力的世界。

精神分裂症,不仅分裂着患者的精神世界,也在患者与家庭、社会之间撕裂开巨大的裂缝。即便如此,这些家庭依然用一种顽强的方式努力维系,仿佛花园中那一朵朵盛开的花,尽管饱经风霜,仍然渴望阳光。

这次活动对我个人也有深刻的意义。作为志愿者,我原本只是记录者,却在镜头的对视中与这些家庭建立起了特别的联结。当家属们看到照片时的满足笑容,仿佛也让我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“被需要”。如同医学人类学学者凯博文所言,“照护不仅是付出,也是灵魂的相互塑造。”

春游结束后,家属们在群里表达了真挚的谢意。我却觉得,真正需要感谢的是这些家庭——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证明着生命的力量,教会我们如何在挑战中寻找意义。花是温暖的前兆,带来春天的信号,也是人们褪下厚重防备,迎接新季节的完美契机。自然的美好和温暖的相伴,为他们的生活注入了些许色彩,也让我对“共情”有了更深的体会。

## 与文为伴

■ 侯建明

小时候,好友晓常会和我谈北岛,谈海子或顾城,后来又送过我一本三毛的《撒哈拉的故事》。那时候开始,漫漫黄沙便绵延成我向慕的诗和远方。就这样,我爱上了文学,无论走到哪里,无论遭遇什么,我依然与文字不离不弃。后来,我无法像他那样幸运地,从自己的爱好里找到事业。我读了理工,岁月的齿轮一圈一圈地,慢慢把我带进了生活的苟且。

但开放的文学,它是一门纯洁而高尚的艺术,并没有樊篱。在人间烟火里穿行,我依然能看到文字的灿烂,闻到册页里掩不住的芬芳。

习惯了朋友圈里充斥着铜臭味道的吆喝,坦然面对这世间的熙熙攘攘。觅一本好书,找个角落,慢慢啃食时光。在远离繁嚣的感觉里,让文字的清淡涤涤疲惫心灵。

我也说不清文学的魅力,虽然它与我的工作并无太多关系,也无法为平淡的生活增添柴火。但它一直占据着内心的深处,并没被岁月的激流冲淡,反而像酒一样,越陈越是醇香。

余秋雨的《文化苦旅》,史铁生的《我与地坛》等等,都是我最爱的精神粮食。有时候自己累了,就觅一本好书,躲到房间里,或找个安静处。既是为了把自己封闭起来,又是为了让自己的心逃离封锁,使精神走出困惑。

人生的漫漫长路,我也有过迷失的日子,那段晦涩,不堪回首。失意的生活旁边,往往有一股浊流,浪湿裤管。喧嚣繁杂的酒桌上,我也曾被那火一般的液体迷惑过。乌烟瘴气的棋牌室里,一不小心就会被骰子转晕了方向。“逃离吧”,当我一想到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,想到李娟笔下的草原,三毛书里的沙漠,我就听到一个声音在呼喊。是文学的力量支撑我,不断挣扎着站起来,拂去一身尘埃,扔下了手里的沉重。与其砌长城,倒不如回家砌字。

无奈的手,指隙太宽,时光总是那么纤瘦,不知不觉中溜走的日子,没法留下太多痕迹。我想,应该用笔填补一下空虚吧。虽然无法阻挡岁月流逝,但用文字的形式,把生活的影子,铺成一条曾经走过的路,哪怕无法往回走,却也可以回头看看。翻开收藏夹,又能咀嚼到过往的味道。这就是文学

赐赠于我的礼物,能把我的心带回从前。

每有感触的时候,失望的时候,苦闷不堪的时候,就拿起笔向格子倾诉。每次将积蓄已久的情感喷发于纸上的时候,也有一种畅快淋漓的解脱。喜与愁在内心里酝酿成文字,爱和恨经思绪交织成词句,统统随心情奔涌,跃然纸上。此一刻把情感复制下来,或陈于案前,或列于屏中,都可作永久保鲜的心灵印记,随时回味。

人到中年,曾经的激情和浪漫,总被柴米油盐占据。在那满屏鲜花的情人节里,很多人都用饰纸裹住玫瑰的刺晒在朋友圈的时候,我想,这样太俗了。真正的仪式感,是锄去院子里的杂草,种上几枝百合,更重要的是设计一段文案,告诉她,我送的是生长着的美丽,是可以延续的芬芳。瞬间,文字的魅力超越了鲜花本身,收获的无数关注和点赞,惊艳屏幕。

那次应邀赴贵州采风,从赤水河瀑布转回茅台酒厂晚宴。餐后,一众文友诗兴大发,我也乘着酒意涂了几行,还幸运地爬上了茅台的宣传刊物版面一角:“瀑布是大地上的美酒,美酒是桌面上的瀑布……”这使我觉得,文字的味道超越了酒,文字的壮美可以超越瀑布,是视觉与味觉所不能及的最高享受,文字的香气不会散去,文字的风景可在册页上长留。

同一意思,不同的文字表达,就是不一样的境界。三毛那句:“每想你一次,天上飘落一粒沙,从此形成了撒哈拉。每想你一次,天上就掉下一滴水,于是形成了太平洋。”在三毛的情感世界上,文字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啊。

除了那些举世闻名的大作家,我也爱一些文学平台或报纸上的优秀作品。有些文句读了又读,不舍释手。有一次见到大象老师,我说爱读他的文。他问我读过什么,我便罗列了几篇,并表示有些精彩的段落我印象深刻,说不定能背诵一段。于是,在众文友的哄笑中,我便背起《大师雪尘》中的一段来……

有文友说过:喜文的人都是孤独的。其实,我愿享受这份孤独,继续以文为伴。觅一本好书,躲到一个安静的角落,慢慢啃食。灵感清晰的时候,就让思绪流淌,叠字铺文,拓格行诗,岂不快哉!

## 五桂山小琅环四首

■ 叶圣宾

一  
卷帘北望小琅环,  
峰脉延绵五桂山。  
峦影临窗邀我久,  
轻车大早出城关。

二  
林妖昨夜戏山潭,  
泉语晨来犹自酣。  
欲探水源何处出,  
寻踪奋向顶峰攀。

三  
秋风怡荡野林间,  
峡谷清流石上潺。  
登顶未逢泉出处,  
临峰只见白云闲。

四  
此情醉我不思还,  
坐爱层峦秋雁攀。  
岫壑秋云迟暮里,  
越看越似故乡山。

